

上海酝酿出台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方案

“会考”一考多能 逐步取代高考

本报讯 (记者 张炯强)记者昨天从市教委获悉,作为本年度上海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,上海正酝酿深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方案,并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出台。此项改革的核心是:进一步完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,先取代各高校的自主招生笔试,并逐步取代高考。这意味着,未来在上海高中阶段俗称“会考”的学业水平考试,其重要性将更为凸现,且一考多能,既是高中毕业考,也是高校招生的笔试,更深远的意义在于,让学生彻底摆脱高考“应试”教育负担,实现中学素质教育的目标。

此前,上海已经试点将“会考”成绩用于高招。目前,上海的高职大专自主招生,已经直接采用学业考成绩,作为新生选拔录取依据。但全市报考高职高专的考生只有五六千人,仅占上海高考考生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。因此,上海鼓励本科高校甚至名校在自主招生中也参考应用学业考成绩。

据了解,上海未来将完善“会考”制度,具体做法是:将高三进行的4门学业考提前至高中第5学期完成,寒假前结束最后一门考试。同时,采用“加试题”的方式,增加学业考的区分度。“加试题”的命题不仅考察高中学业水平,更符合高校人才选拔标准,由学生自主选择做与不做。如果“加试题”部分为高校认可,并经教育部批准,将来,诸如复旦“千分考”、“华约”、“北约”之类的名校笔试环节,将被“会考”成绩取代。

据悉,“十二五”期间,教育部将启动高考改革,而上海的这套改革方案,与教育部不谋而合,如果上海先行先试成功,将为全国高考改革做出典范。有关负责人表示,学业考改革的路径基本是:先在少数学业考试科目中设加试题,再在所有10门科目中设加试题;之后所有科目均分层分级命题和出卷,各分级成绩供各级各类高校使用,条件成熟时,可以替代高考职能。

又讯 为期两天上海高校党政负责干部会议昨天在上海海关学院闭幕。会议传出信息,今后,本市高等教育还将从规划引导、质量提升和评介提效三个方面推动管理方式改革,作为促进本市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重点,同时,将深化高校招生制度改革。市委副书记李希、副市长翁铁慧出席会议并讲话。

上海“东方肝友俱乐部”成立

肝友术后存活47年创世界纪录

本报讯 (首席记者 施捷 通讯员 张鹏)昨天下午,由吴孟超院士牵头组建的“东方肝友俱乐部”在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揭牌成立,2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肝癌手术10年以上的病人一起为俱乐部揭牌。之前,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免费为他们进行了体检,并组织他们交流治疗心得和康复体会,让大家共同树立战胜肝癌的信心。

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 85岁身体仍硬朗

1966年初,浙江金华的蒋声和查出得了肝炎,吃了许多药一直不见好,体重一下子从120多斤降到不足90斤,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。再一查,诊断为原发性肝癌、结节性肝硬化。经人介绍,他到上海找吴孟超和陈汉,两位专家联手做了6个多小时的手术,成功为他切除了右半肝上的巨块型恶性肿瘤。出院后,他恢复良好,每年都把体检报告寄给吴孟超和陈汉,指标稍有异常就到上海治疗。1999年,蒋声和肝癌复发。吴孟超和陈汉再次联手为他做手术。

蒋声和说,第一次手术至今已经47年了,生了肝癌能活这么长时间,他怎么也没有想到。现在已经85岁的他身体硬朗,成了世界上肝癌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。

手术次数最多的 开3次刀做13次介入

董恩来自浙江舟山,2002年在当地查出肝癌后直奔上海,为他接

诊的周伟平教授4天后就为他做了手术。两年后,肝癌复发,周伟平再次为他手术。又过两年,再次复发,周伟平为他开了第三刀。董恩说:“我的名字与董恩同音,我在这里开了三刀,做了13次介入,肝胆医院给我的再造之恩我永远不会忘记。”

陈徐雷也是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“常客”,1998年查出肝癌时年仅25岁。接诊的李爱军副教授鼓励他不要灰心,积极与疾病作斗争,并成功为他做了手术。一年后,陈徐雷肝癌复发,李爱军又为他做了第二次手术。更意外的是,在一次体检时发现肝癌转移到了肺上,陈先生几乎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李爱军一边安慰他一边帮他联系肺科医院的医生为他手术。手术成功后,又在肝胆医

院做了9次介入手术。他现在完全是一个健康人。

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结果挨了第二次刀

江苏南通的李建2001年查出肝癌时儿子刚上幼儿园,这对于正值壮年的他是个极大的打击。来到上海后,严以群教授主刀为他做了手术。康复出院后,他觉得反正肿瘤已经切掉了,就恢复了生病以前的生活方式,烟也抽、酒也喝,完全忘记了医生的告诫。3年后,肝癌复发。严以群为他做完第二次手术后,再次告诫他要戒烟戒酒。这一次他不敢再大意,按照医生的指导去生活。第二次手术到现在10年过去了,他定期体检的各项指标都正常。

创新创业大赛 上海赛区总决赛举行

本报讯 (记者 宋宁华)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总决赛8月30日在张江举行,102家企业与团队选手经过“海选”进入总决赛“PK”。

据悉,张江高科技园区对参与此次大赛给予资金与政策支持,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到100万元。获得上海赛区角色前十的团队及园区企业,给予创业公寓一间一年的免费使用权;获得上海赛区决赛团队组或园区初创企业组前十名的企业,给予张江园区创业工坊一间办公单元一年免费使用权。

虹桥古玩城 展出青少年书画

本报讯 (通讯员 王佳 记者 江跃中)由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龙华古寺大慈专项基金特别组织发起,上海海布社工师事务所协办,虹桥古玩城承办的“心愿慈爱行——青少年书画展评”活动,8月29日在上海虹桥古玩城开幕。

自6月征稿以来,活动组委会累计收到书画作品656幅。经由上海著名书画家毛国伦等组成的专家评审初审与终审,共有323幅作品入围,其中优秀作品132幅。这些作品将被统一编入义拍图录,在9月8日进行义拍,所得资金将全部用于“失独”家庭的关爱活动。

同济大学投入60万元迎新帮困

每名受助学生同时获得一张“慈善义工卡”

本报讯 (记者 张炯强)昨天是同济大学2013级本科新生报到日,同济园迎来4340名新学子。

如何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新同学都能顺利入学?今年,同济大学一共投入60万元经费用于迎新帮困。家乡连年遭遇水灾、旱灾,来自河南农村的小杨同学身上揣着数额不多的生活费来到这里。令他意想不到的是,他很快就办理了缓交5000元学费和1000元住宿费手续,并获赠一个价值350元、内装有学习生活用品的爱心包,以及一套含电话卡、交通卡、英语学习卡、健康生活卡等的“多彩生活爱心套卡”。

(上接第1版)

姑娘立即行动起来。她们带上小本子和录音笔,认真做好老先生关于出集子的嘱咐:比如,有些手稿在家里书架的哪一层,有些心得在老先生哪位学生的手里,有些照片在哪位亲属家中……每周六下午,老先生都伸长脖子往病房门口张望,眼睛里闪着光亮。在次次的期盼和次次的“话聊”中,老先生竟然活了3个月。在他弥留之际,“爱的书籍”初具规模,姑娘手工线缝装订,厚达200多页!他,无憾地离去。

两位姑娘来到追思会现场,将承载老人心愿的集子双手奉上。亲属们泣不成声:“生胰腺癌很痛,但我们感觉他心情不错,每周都有盼头,走得很心安……”

等你 下班来找我

成文武和志愿者平均一年要“送走”大约70名病人,他们追求的是,家属在病人离世后能够找他们继续交流内心的感受,舒缓内心的压力和情绪。

有一天成文武接到一名男子的电话,他的妻子身患胃癌离世。他说每天看到爱人的遗物,都睹物思人,



■ 成文武:“单靠医疗技术减少患者肉体上的痛苦恐怕还不够,社会志愿者正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——那就是走进患者的心灵。”本报记者 陈意俊 摄

不能自拔。“你下班后来找我吧!”成文武关切地说。这天,他特地等着男子到来,带领医生志愿者给他做了心理舒缓治疗。谁知道,这个治疗一做就是3个月。男子说:“老伴走了,但我经常可以看到你们,每次就像来会老朋友一样,舒服多了!”

终于,男子再次来到医院,平静地说:“成医生,我感觉自己走出来了。”他说,本想把妻子的遗物烧掉,但是经过志愿者的治疗,他决定依然留着,“好作个念想”。

成文武说,志愿者会在病人离世后经常给家属打电话、唠家常,保持联系长达几年的都有。

别怕 有人陪着你

“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对生命的理解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深刻。做临终关怀,是对生命的关怀,让我和病人、家属在一起相处,是个彼此疗愈的过程。”王莹的见解让人动容。

70后王莹是位资深社会志愿者,服务过一个病人让她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是一个60岁不到的阿姨,罹患肝癌伴随严重肝腹水,入院时肚子大得像怀孕七八个月。有一天半夜,阿姨在病房里吃安眠药自杀,昏迷中被护工发现,挽回生命。正巧第二天上午王莹去找她“话疗”,知道这事后很震惊,“当时我告诉自己,别慌,她需要的是陪伴,是倾听。”果然,慢慢地,阿姨打开心门:“我听说生癌会痛死的,我怕痛。再说我不想给家人添麻烦,他们看到我痛苦,比我更痛苦……”

为了更有针对性地用药以延长生命,医生建议做腹腔镜穿刺检查,但阿姨固执地拒绝,她女儿为此泪水涟涟。王莹忍不住说:“阿姨,您自杀的勇气都有,做个穿刺怕什么?”阿姨沉默半晌。王莹心里直打鼓——这话会不会刺激到她了?时间一分一秒过去……最后,她轻轻地吐出两个字:“好吧!”

接受了针对性用药,阿姨在王莹每周的陪伴下,平静安详地生存了半年。“从选择自杀,到选择治疗,她的勇气让我震撼。之后我每遇到抉择问题,总会想起她。”

记得第一次看到服务过的病人病床空了,王莹曾躲到卫生间大哭过一场。至今,她在病房看到有床位突然空了,心里还是会一阵紧。

未来 不会再孤独

“中国人比较忌讳谈死亡。”成文武说,在一些发达国家,连小孩子都看死亡教育的绘本书籍,更不要说高校、医学院、社会机构对这个领域的系统研究和广泛推广。

“临终关怀的志愿服务,是一条艰辛孤独的道路。”成文武说,志愿者并不容易坚持,能坚持一年两年的更寥寥无几。“不少患者和家属对志愿者或多或少存在误解。”

他希望,死亡教育课程能尽快出现在医学院校的课堂上,随后过渡到其他大专院校,之后普及到社会教育领域,“未来,死亡课应该像大众课程一样被重视”。最终的目的,是让社会各阶层理解死亡,进而理解临终关怀。同时,应该奖励从事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人群,以吸引更多关注和投身临终关怀的事业。

“希望有一天,我们前进的道路不会再孤独,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我们,加入我们,并且坚持走下去。”